

『聞新幕內』 策政和傳宣的子販爭戰談



聞新幕內

策政和停宣的子販爭戰談

譯
張
著
基
斯
林
席

景
土
月
反
上
行
日
寺

Л. Зелинский

«Не для печати»

Перевод Чжан Мо

Шанхай

Эмблема

1951

「內幕新聞」

出版者
譯者
著者
張席
林斯

上海時報
南京東路
出三版
七四七
五五五
三二一
六十一
八八一
三〇六
二〇一
一四一
三一四
四四四
〇〇一
社沐基

總社
杭州分店
蘭州分店

電話：電
杭報話北
州掛：京
民號話延
國：：齡
路二二路五
五五五
三二一
一四一
八八一
號四四四
號〇〇一
號二三號
社沐基

1951年6月初版
(5000冊)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從後門看美國

華西里葉夫著 史岱譯

美國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

莫靈斯基著 景遇譯

美國的私刑

舒爾著 邵津譯

美國無產階級近況

李夫著 草堅譯

美國學校與教育的危機

岡恰羅夫著 陳大雜譯

戰爭販子的臉譜

時代社編

『內幕新聞』（“Off the record”）這是美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專門術語之一。凡是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公開發表的消息，便用這個術語來表示。

當然，凡是一切足以揭發美國壟斷資本家及其西歐附庸們的帝國主義政策的事實，都屬於這類消息。

由於戰後數年內逗留在德國並觀察了英美佔領當局及其反動報紙的代表們的活動，我得以接觸到許多足以揭發戰爭販子們宣傳活動的事實。

本文採用的資料便是我所作的這些觀察的一部份。它們說明了西歐各列強，首先是美國，對德國問題——戰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所採取的政策和所作的宣傳的性質。同時這些資料亦能幫助我們了解反動宣傳所支持的整個華爾街的外交政策——發動新戰爭的政策。

一 從波茨坦到波恩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全世界的報紙，都以首頁登載了蘇美英三國波茨坦會議的公報。這個公報在歷史上被稱為波茨坦協定。該協定宣布了同盟國——蘇聯、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顛——的戰後政策的原則和目標：鞏固對德國帝國主義的歷史性的勝利和確保持久的和平。

英文報紙和電台的社論和評論，曾假惺惺地（這點現在是很明顯了）對波茨坦會議的各項決議表示贊同。美國電台宣稱，三國領袖在波茨坦會議上「達到高度的和諧」。英國執政黨（工黨）的機關報《每日先驅報》寫道：「在主要國家間存在着一種健全的合作。波茨坦宣佈的政策是英國人民贊成的政策。」

保守派的報紙重複了工黨報紙的論調。「歐洲已向持久和平的方向跨了第一步。」「《每日快報》把波茨坦協定稱爲是『合作的伟大歷史性勝利』，最後它寫道：『會議的參加者有權接受他們所代表的人民的感謝。』

當時英國駐德軍事當局的官方報紙《柏林人》曾以「各佔領區的共同政策。和平調

處歐洲問題取得一致」爲題，公佈了波茨坦會議的公報，

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會把波茨坦決議視爲是持久和平的保證。特別令人滿意的是該協定莊嚴宣佈：「德國軍國主義將被根絕，而各盟國在互相協議下，在目前與今後，將採取其他各種必要的措施，務使德國永久不再威脅其鄰邦或世界和平。」

五年過去了，人民受了殘酷的欺騙。在全世界社會輿論壓力下不得不簽訂波茨坦協定的西方各國，未曾考慮過履行該協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美國監督下發行的柏林「晚報」曾寫道：「我們的口號不應該是『回到雅爾達和波茨坦』而應該是『打倒雅爾達和波茨坦！』」

「打倒雅爾達和波茨坦！」這是美英法三國政府的口號。

根據波茨坦協定，這些政府應負責：「完全解除德國武裝，使它非軍國主義化，並消滅一切可能用作軍事生產的德國工業。」

他們會聲稱，一切德國武裝力量，一切軍事與半軍事的組織將全部並澈底解散，以便永久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復興或改組。

如今在西方各國管制下的德國地區，德國軍國主義正在全速力地復興。原封未動的

軍火工業又在生產着戰爭的武器了。經過改編後的希特勒軍事幹部們正在按照美國的軍事規章受着軍訓並用美製武器武裝起來。例如前「德國士兵聯合會」，前「前線將士協會」，軍官「聯誼會」，「貴白花」協會和其他法西斯官兵團體等無數軍國主義化的組織，都是東山再起的西德反動軍員額主要供應所。像古德里安、加爾德、孟德菲爾、斯多普等數十個法西斯將軍和海軍上將又在積極活動，而前希特勒軍隊的軍官人員亦被編入了新西德軍隊的所謂「機動部隊」，這支軍隊是遵照一九五〇年九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英法三國外長會議的決議而建立的。

在前蓋世太保的創始人，劍子手魯道夫·狄而斯的領導下，在波恩成立了一支祕密警察隊，其魔爪已伸展到整個西德。

按照波茨坦協定，各佔領國的政府必須摧毀希特勒黨及其控制下的一切機構並確保它們不再以任何形式復活起來。

五年以後，由著名的法西斯罪魁們所領導的法西斯政黨和團體——「德意志黨」、「德國護法黨」、「國家民主黨」、「經濟復興聯合會」、「奧托·斯脫拉賽之友」，以及阿爾弗雷特·古根堡的「國民黨」等——重新在西德展開了廣泛的破壞活動。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德國護法黨主席米斯內——自一九三三年起即為希特勒的黨員——在波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的黨「基本上」是採取了納粹黨的綱領。一九五〇年由這個公開的法西斯份子領導的黨，開始與「國家民主黨」合併，成立了一個法西斯型的組織，美其名為「帝國黨」。

波茨坦協定要求波茨坦會議的參加者逮捕和審判所有的希特勒戰爭罪犯，拘押他們的領袖和有力的支持者，並免除希特勒黨的積極黨員們的社會職務。

現在西德最重要的社會職位都操在戰爭犯——納粹份子或積極支持過希特勒的人們的手中。僞波恩「國」的「總統」海以斯便是希特勒統治集團的著名同謀者；「總理」阿登納是著名的法西斯主義的崇拜者和梵蒂岡的代理人；下薩克森省的省長高波夫是在波蘭佔領區內犯了無數罪行的戰爭罪犯，他的大名被列入國際戰犯名單中；巴威利亞總理愛哈爾說是前希特勒「司法院」的主席；波恩「政府」經濟部長愛爾哈爾說是前納粹經濟顧問和希特勒各高等學校的「教授」；關於波恩「政府」的財政部長施弗爾，則美國軍事當局本身會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宣稱：「據調查所知，佛里茨·施弗爾應被視為一個同情過希特勒並與納粹份子合作過的人物。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是超

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宇宙觀的代表者。這種宇宙觀導致了希特勒政府的成立和大戰的發生。」

波恩「國家」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領導權，就操縱在這類「活動家」的手中。這個「國家」的經濟亦落到像庭藍爾巴赫、高斯脫、章更、萊以希、維茨來平、波菲爾曼蓋斯等納粹的「戰爭經濟領導者」，法西斯工業家，和法西斯銀行家們的手中。

在波茨坦會議舉行以後的五年間，美英法三國政府在四德建立了一個醜惡的新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在歐洲的中心恢復了侵略的復仇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根據地。

在西德培植反對勢力的政策是由那些華爾街、倫敦金融街和法國「二百個世家」的忠僕們以及最高委員們領導的。所謂最高委員就是前國際銀行行長美國人麥克洛埃，前南菲「鄧祿普橡膠」康采恩英國人羅勃生，前法國「冶金委員會」全權代表法國人法郎索阿·蓬賽這一類人物。他們支配着波恩「聯邦共和國」。

美國的世界霸權的覬覦者，正憑藉着魯爾礦區並在希特勒工業家們的幫助下，把西歐變為新戰爭的軍火庫。

龐大的華爾街宣傳機器則掩飾着英美帝國主義份子們的罪惡活動。

但是徒然的！千萬不容爭辯的事實揭穿了戰爭挑撥者們的計劃。這些事實撕毀了被收買的反動報刊及其僱用者的假面具。

二 波茨坦會議後一年

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波茨坦會議後的一年。從柏林開出了一列去斯圖加特的外國新聞記者的專車，車中有三十至四十個英、美、法和其他國家的新聞記者。三個座位是留給蘇聯新聞界代表的。在我們這節車廂的兩端有身材結實，頭戴鋼盔，腰佩巨大手鎗的美國憲兵值崗。在車抵某站時，我們想到月台上去走走。但是美國憲兵們攔住我們的去路說：『禁止下車！』然而在月台上已有幾個英美的『伙伴』們在散着步。

傍晚，美國軍政府新聞出版處的代表來訪我們。他把一篇油印的當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將於次日發表的講辭交給我們。我們想知道貝爾納斯究竟在那裏。

『晤……倒很想知道，貝爾納斯先生在希特勒的床上夢見什麼？』我們開玩笑地問他。

『貝爾納斯先生正從柏林乘坐前希特勒的專車往施圖加特去，』他回答我們。

『或許，關於這一點他明天會講的』美國人笑着回答我們。

然而等待是不需要的。即使不加評論，一切也都瞭如指掌了。在仔細閱讀貝爾納斯的演講辭時，我們發現在渴望『和平』與『合作』等字句的後面，有『德意志聯邦合衆國』的字樣。

我們互相望望，心想：或許，這是印錯了吧？

我們找着一個美國記者就問他。他意味深長地笑笑說：

『不，這並沒有印錯。』

喚，原來貝爾納斯先生在希特勒的臥車中做着這樣的夢呢！

次晨。施圖加特車站。沒有一個穿便衣的人。在月台和車站的廣場上密佈着憲兵、坦克、和鐵甲車的警戒線。新聞記者們衝出車廂，直奔貝爾納斯的專車——希特勒的專車。前面站滿了帶着照相機和攝影機的攝影記者。貝爾納斯就在自己的車廂門口與美軍佔領區內德國省長們合攝了一個照片：國務卿先生站在過去希特勒會站立過的車廂踏步上，總理先生們都站在月台上。

某攝影記者選擇了一個從下拍上的鏡頭，結果照片上的貝爾納斯顯得巨大而德國人

則很渺小。這照片是給美國人看的。

然後，貝爾納斯走下車來與部長們站在一起。記者們從旁邊拍了一個側影，這樣照片上看起來就變成彼此緊靠着並肩而立。這張照片是給德國人看的。

然後全體就開往戲院。從車站到戲院的四——五百公尺的道路兩旁，密佈着美國憲兵的警戒線。

一羣懷着好奇心的德國人站在路角上，遠遠地看着這一支莫名其妙的行列。突然從車站的一角駛來了四輛機器腳踏車，接着又來了二輛滿載着全副武裝士兵的「威利」牌吉普車，繼後是二輛裝有旋轉砲塔的坦克和一輛載着貝爾納斯的轎車，後面又跟着二輛坦克，二輛「威利」吉普車和四輛機器腳踏車。所有車輛都不斷地拉着警笛，坦克上甚至拉起空襲警報。

隊伍在這種震耳的警號聲中飛馳過半公里的路程到達戲院。戲院的週圍亦有坦克和憲兵警衛着。

戲院早已擠得水洩不通。這裏聚集着西德的部長，官員，資產階級各黨派的人物，僧侶和「工商界」，當然新聞和廣播的代表亦不例外。

貝爾納斯在康涅利·范登堡，和前任駐德美軍司令麥克涅爾的陪伴下走上懸掛着美國國旗的戲台。軍樂隊奏起美國的國歌。穿着紅袍的紅衣主教笑容可掬地傾聽着『Yankee doodle』曲子，一面數着念珠像在祈禱時一樣。

貝爾納斯走到麥克風前面。

他說，美國不會重犯過去的錯誤，『不會與歐洲脫離』，它將支持聯合國並願意完全實現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一切原則。

『但是』貝爾納斯繼續道，他垂下了眉頭，波茨坦協定的『細節』中應加以『某些修正』。必須儘量讓德國工業有發展的可能性（即恢復德國的軍事潛力），必須把英美佔領區合併，未來的和會應討論德波兩國邊界問題。

接着又是一套關於美國的善意，『合作』與『渴望和平』等詞句。至於『德意志聯邦合衆國』一詞，貝爾納斯在演說中則沒有提，認為這未免太露骨了。但是他沒有改動演講稿上一個字。這演說的主旨就是建立一個附屬於美國資本的分裂的西德國家——易北河與萊因河之間的美國殖民地的『理想』。

貝爾納斯演辭中的每一句話都有其一定的對象，例如關於『合作』，『支持』聯合

國，和「渴望和平」等保證是對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而發的，而修改（其實是撕毀）波茨坦協定，藉「合併英美佔領區」來分裂德國波蘭領土的誘餌和德國軍事經濟自由發展等謠言，是對德國報復主義份子和反動份子而發的。

當然，德國的反動份子也非常了解貝爾納斯的。所以貝爾納斯在該戲院內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演說後沒有幾分鐘，他們就認可這演說『是美國政府方面對德國的偉大寬懷的表示』。

……幾小時後，新聞記者的專車返回柏林。晚上我們的車廂裏擠滿了英國、美國、和法國的『來賓』。他們都想證耀自己的學識，給我們『解釋』施圖加特演說的意義。一個美國人，某黃色週刊的記者笑着解釋道，貝爾納斯的演說意味着放棄對德要求賠償，分解德國，復活報復主義，和阻止蘇聯管制魯爾。

某英國記者企圖以波茨坦協定彷彿是英美納稅人的『重担』的謠言來替貝爾納斯所宣佈的政策辯護。另一個美國記者信口開河地對我們說，羅斯福簽訂雅爾達協定的時候正患着『精神病』，而這協定在波茨坦會議上縛住了杜魯門的手。法國記者則稱讚貝爾納斯『解除波茨坦協定的約束』的勇敢行動。

各種不同的最荒謬的論證和理由都被提出了，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見解：貝爾納斯所宣佈的政策是修改（其實是撕毀）波茨坦協定的政策，是拒絕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二天，我們在柏林收到西方報紙對貝爾納斯在施圖加特所作演說的評論彙報。它標着「貝爾納斯確認波茨坦協定」，「美國擁護國際合作」，以及「美國反對破壞波茨坦協定」等各式各樣的題目。在報導下署名的就是昨天當着我們的面說什麼波茨坦協定是由於羅斯福的精神病所造成和加重英美預算的負擔的那批記者！

因此，在波茨坦協定簽訂一年以後，美國國務卿就宣佈了美國政策的一個一百八十一度的轉變，從國際合作轉變到美國獨裁，從解除德國武裝轉變到恢復德國的軍事經濟，從肅清德國的軍國主義轉變到此護報復主義和沙文主義，而反動派的報紙却企圖掩飾這個轉變。

但是，每一個仔細讀過貝爾納斯演辭的人都很明白：國務卿的嘴是道出了英國和美國的金融工業集團的意圖，這些金融工業集團在戰前是親法西斯主義的，而戰後他們又希望那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強大的德國獨佔組織東山再起。

在最近五年中，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已由馬歇爾而後來又由艾奇遜代替了，但是帝國主義的英美金融工業集團的政策，却依舊不變地是撕毀波茨坦協定的政策。

三 「脫下手套」

美國『午報』評論貝爾納斯在施圖加特發表的那篇演說時，把它稱爲是一種『不祥之兆』。

此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個描寫是正確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英美雙方簽訂的關於合併西德英美佔領區的協定，開始生效。這一協定實際上就是使西方佔領區與德國的其餘部份脫離，並使其不受盟國管制委員會管制，因此該協定是進行分裂德國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一九四七年五月英美佔領當局爲西德建立了一個單獨的政府機構所謂「雙佔領區經濟委員會」——日後西德「政府」的核心。

同年六月八日法國佔領當局在取得英美佔領當局的同意後，不顧盟國管制委員會，把薩爾省德國的領土中分割出來，在薩爾省與德國的其餘部份建立了一個關卡，並發行